



栾树花开

□万霞

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那绽放着千娇百媚小黄花的，就是栾树。

那日，我陪着80多岁高龄的父亲在步道散步，有一搭无一搭地谈论着母亲住院的事情。立秋后的傍晚，天高云淡，凉风习习，远处的山峦一片墨绿，近处的植物绿色如黛，空气清新，令人神清气爽，甚是惬意。忽然发觉有许许多多金黄色的小花，细若米粒，金灿灿地铺满了步道，不忍落脚。脚下是金黄的落花丝绒毯，头上悠悠然不断有花落下来，停泊在父亲已掉得精光的头上。再抬头一看，眼光就被一排排高大而花艳的树所吸引，绿意婆娑的树冠已被太阳光般的金黄小花覆盖，煞是好看。

“是什么树呢？”我问父亲，已得脑梗多年的父亲摇头。

在山上避暑多年，我竟然不知这开满灿灿繁花的树为何名，白白辜负了这大好秋色。我掏出手机，对着树干、树枝、花花一阵狂拍，利用手机上的软件识别——原来这就是栾树。

何其相似，似曾相识，我曾经在哪里见过。我竭力回忆着，记忆的大门轰然打开。我想起了父亲来探视母亲生病住院却迷路在栾树下的一幕。

大概二十天前，骄阳似火，热浪滚滚。母亲因腰疾、腿疾发作，无法行走，入院治疗。我白天带着小孙女去陪伴，妹妹则晚上去陪床。虽然自己生病痛苦难受，母亲还是放心下一个人在山上的父亲，每天都要打一通电话。

父亲倍感孤独与寂寞，自从山上坐公交车来看望母亲。及至打了几次电话，父亲都说快了快了。但是快到12点了，仍没看到父亲的身影。

我一边拨打110求救，一边带上两岁半的小孙女循迹寻找。远远地，我们

就看见在离医院不远的公交车站旁的大树下，父亲头戴草帽子然一身地枯坐在马路牙子上，眼神无助又迷茫，像极了幼时迷路的我们。

正午的日头，火辣辣地照在高大的树身上，阳光透过树叶投射在父亲身上，增添了一种圣洁的韵味。我望向那不知名的树木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，也记下了它的模样。

曾记得史铁生先生在《我与地坛》中写到过北京的栾树：“大树下，破碎的阳光星星点点，风把遍地的小灯笼吹得滚动，仿佛啾啾地响着无数小铃铛。”他所描述的是晚秋，栾树的果已落地。而现在，我望向窗外，呈咖啡色的小灯笼还挂在枝头，在一片绿中异军突起，带头以花果色彩在天空画布上作画。

自打认识了栾树，方才发现我居住的小城到处都有它的身影：小区里，孝子河边，行道树旁。下午去幼儿园接了小孙女，一路上边走边捡边教她认。

蹲下身，拾起一朵落花，放在小孙女掌心里。栾花很小，只有指指尖那么大，花瓣细长弯曲甚至打卷，有一种楚楚之美。小小的花瓣黄中透着蜡质的光泽，四瓣微微张开，就像一顶金色皇冠。在娇媚的黄中，靠近花蒂处是一点亮眼的红，如红宝石一般。

娇小的栾花，躺在小孙女奶香奶香柔弱无骨的掌心，相得益彰，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、和谐。

高大的栾树为耄耋之年迷路的父亲遮挡毒日头，细小的栾花为小孙女启蒙了自然界的奥秘。

栾树花开，由夏到秋，年复一年。父母双亲，由盛至衰，绵延子孙。这既是大自然的规律，也是造物者的杰作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万盛经开区作协会员）

天上黄水

□黄金泽

黄水的天很蓝，黄水的风很柔，黄水的人熙来攘往，黄水是天上的黄水。

进入八月，重庆的天气越来越热，我期望早到高山纳凉开启避暑模式，但农家乐老板“暂无房源”的回复，却让人有些无奈。那天早上，我正在阳台浇花，突然，老板来电，“房间空出来了。”有些事就是这样，急也没用，一切自有安排，安心等待便是。我们一家欣喜不已，连忙收拾行李。小女儿抱着布娃娃，开心地喊道：“喔，可以到黄水看蓝天白云啦！”

汽车在高速公路上疾驰，城市的热浪被甩在身后。一路上我们欢声笑语。下了高速，盘山公路就像揉皱的绿绸，缠在山腰。穿行山野，嘹亮的蝉声此起彼伏。这片藏在广袤大地的绿，像一块被上帝遗忘的翡翠，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清凉的秘密。

透过车窗，看见森林在呼吸，每一片叶子都挂着晨露，折射出彩虹的美；溪流在歌唱，叮咚的流水声像母亲的摇篮曲；庄稼地里农夫赤膊劳作，锄头落下的地方，翻起泥土的芬芳。

这才是生活本真的模样。不是办公室里的空调风，不是电脑里做不完的报表，不是地铁里挤得变形的背包，而是泥土里长出来的鲜活，是风里飘来的自然，眼里看到的生机。当我们把车停在农家乐院子里时，老板已备好饭菜来迎我们。

当晚，友人的柴火鸡在灶上热辣翻滚，香味溢满整个房间。腊排骨的咸香裹着山野的风，撩动着我们的味蕾。我们围坐在木桌旁，喝着自酿的苞谷酒。聊上学时一起搞的文学社，当年暗恋过的女孩，孩子们都上了哪些学校……每个话题都带着烟火气，每个笑容都带着岁月的痕迹。

第二天，我让老板杀了土鸡，炖上野生菌，配上当地的莼菜、竹笋，邀上亲戚朋友和同学。大家围坐在树荫下，鸡汤的香气飘得很远，像在召唤风里的云。

原来人间的美好，不过是一群对的

人，吃着饭，聊聊天。就像这鸡汤，没有昂贵的食材，却有最纯正的味道；就像这酒，没有华丽的包装，却有最醇厚的香气；就像我们的亲情友情，没有刻意的维系，却有最真诚的牵挂。

更多时候，我会一个人沏一壶茶静静地呆在院坝里。阳光像碎金一样洒在椅子上，茶香裹着山风弥漫在时空里。坐在那里，什么都不想，只是看着天。天是被水洗过的蓝，像块巨大的蓝宝石，离我那么近，又离我那么远。白云朵朵，那么悠闲，那么魔幻，想什么似什么。我不由得想起那句诗：“宠辱不惊，看庭前花开花落；去留无意，望天上云卷云舒。”原来豁达不是装出来的，是山风能吹进心里，白云能飘进眼里，是能看得见，并理解和懂得。

人生何所似？天地一凡夫。我不过是天地间的一粒微尘，却能享受大自然无私的馈赠。我忽然懂了，所谓凡夫，不是渺小，而是归属于天地的踏实，不要因为走过远方就忘记脚下的泥土。

山上的天气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前一秒还晴空万里，后一秒就下起了雨。我站在屋檐下，看白雨跳珠，如梦如幻。我躺在床上，听雨声滴滴答答，似曾相识。

人生变幻就如这天气：有时候顺风顺水，像晴天的云，飘得那么轻；有时候磕磕绊绊，像雨天的雨，下得那么急。无论是晴还是雨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。

雨停风过，带着薄荷的清凉、花草的芳香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让风灌满我的胸膛，让夏天的味道，留在我心里。今年的黄水之夏，有阴有晴，有笑有泪，有酒有茶，还有友情和亲情、思考和感悟。这真实又鲜活的日子，让我懂得生活的美好，从来不是完美无缺，而是带着烟火气的真实，带着哲思的通和对生活的热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市涪陵区作协会员）



能懂的诗

在河南听见历史的回响

(二首)

□谭颀江

至于顿丘

顿丘，歇息在诗经里，被爱情妆扮
被芦苇和桃花外的我们景仰

汤汤淇水，像几乎被挤净了水分的爱情
流传成这里的一条小小溪流
在岁月中，蒙上一层厚厚的叫藻的灰尘

我们都曾是年轻羞涩、抱布贸丝的氓
千百年来，我们不停地赞美爱情
一直在诱惑中，不停地自我修行成人

玉米地里的荆轲冢

那时，这片土地只有小米和高粱
从易县到关中，不必绕行此处故乡

今天，高铁和高速公路，像两个狭长的手臂
从西边和东边，拥抱着壮士的安息地

想象静夜里，有月色和星光在路上蔓延
易水驿站和秦国宫殿的戏，总会不停重新排演

午后的鸟声和风语，静静地吹过白杨林
玉米地里，总有历史的书页被轻轻翻起
(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)

夏河记事(外一首)

□张桃武

北方小城的阳光
落在我，南方的肩头
我的短发在矮墙拓下利落影子
在阴影里面，一朵小黄花悄然盛开

在8月初的这个早晨
小食店边站着稀稀落落的人群
孩子们喧哗着，拖拉机一骑绝尘
把柴油的味道留在关于夏河的记忆之中

拉卜楞寺

那个喇嘛对着儿子笑
伸出一只手，说小朋友你好

据说他是活佛
他的僧袍泛出光辉

僧人的眼睛都很亮，肤色黝黑
耳垂宽阔有光，双手厚实

儿子躲在他爸肩膀后偷看
转经筒边匆匆走过的，喃喃诵经的人

人群里有很多各种方言的声音
却安静得可听见日光落下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

悦纳白发

□王文玉

今年7月，我和老伴又到涪陵大木镇避暑。刚到那天，邻居大姐一见我就惊讶地说：“小王啊，咋头发都白了呀？还是染一下吧，显年轻。”我心头猛地一跳，随即轻声回应：“不染了，我已过了这道关，就让它自然白下去吧。”话一出口，自己先愣了，不过是接受了白发，怎就用了“过关”二字？思绪翻涌间，一段美妙的邂逅渐渐清晰。

那是去年中秋节前，我和老伴从大木返渝。简单收拾了屋子，我便急着去理发店打理杂草丛生般的头发。为减少染发的副作用，我向来都将烫发和染发分开做。那天我请理发师烫了卷发，打算隔周再去染发，这样的习惯已坚持了20多年。

傍晚打电话给儿子报平安，他一听就急了：“重庆秋老虎正厉害，你们回来干啥？”

夜里10点多钟，接到儿子电话，说他和儿媳商量好隔天自驾去黄果树，邀我们同去。我有点犯愁，刚回家又出门，怕精力跟不上，重要的是头发还没染呢。于是，对儿子说：“算了吧，天气太热，我怕晕车。”儿子沉默片刻，很体谅地建议：“那您和爸坐高铁去安顺吧，网上的票好买，只要两个小时就可到达，我们在预约的酒店汇合。”他的真诚打动了，我当即应承下来。

我和老伴乘高铁很快抵达安顺，傍晚时分，我们全家在酒店相聚。

9月15日是中秋节，小两口特意把游览黄果树的日子定在14号，就为避开节日拥挤不堪。当天上午秋高气爽，阳光明媚，我们一家三代人从容赴约，身心轻快。站在黄果树瀑布前，轰鸣声如万马奔腾，震耳欲聋。洁白的水帘从高空倾泻而下，撞击着岩石，溅起层层水雾。金色阳光里，游人仿佛被轻纱笼罩，纷纷举起相机，把这份磅礴、壮丽和心头的震撼一并定格。

一位热心小伙子接过儿子的相机，从多个角度为我们拍摄了六七张合影。现场翻看照片，我竟生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喜悦。照片画面看上去既灵动又温馨，背景是山峦中飞泻的银色瀑布和袅袅升腾的水雾，祖孙三代的脸上都漾着灿烂舒心的微笑。我身旁是乖巧的孙女和漂亮的儿媳，两侧是高大帅气的儿子和精神矍铄的老伴。我身着粉色纱衣，系着一条飘逸的丝巾，花白的头发正巧对映着银白色的瀑布，阳光照耀着我红润的面容，活脱脱呈现出一位年过七旬老年女性的自然美好状态。我情不自禁地赞叹：“这才是作为长辈该有的样子！”

伫立在这圣洁的山水面前，我豁然顿悟：曾经令我焦灼的白发，正是凝聚了生命沉淀的光和热，也是岁月赐予的别样风采和荣光。那一瞬间，我欣然悦纳了我的白发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)